

卷之三

趙梅峰先生遺稿序



余往分守辰沅直行吾趙公為辰
守余方起田中衰淺甚乃公不鄙
夷余顧與余相倡應稱莫逆時公
大得辰沅間民夷心及叅知赦省
尤褻然為賢監司稱首余詢所自

出蓋已知有

梅峰先生矣然獨以爲齊魯質行
士爾未必與於道也茲得其遺稿
讀之言言皆關至道即無具論論
其大者如曰物豈外身知豈中存
致知有道溫故知新曰知天之所
以生人之大然後肯盡所以爲人
之道曰克己無別法主於善則已
自克曰學者必立志然後能體道
苟一念放弛舊私旧習又竊發矣
此皆其大有所得語譬言之寧一變肉
而全鼎可知先生固深乎道也而

進於質行者矣抑語曰論言行者以功用為的穀故有常的則羿蓬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觀所梓先生歷年行實良有以符其所言徵之今泰和東山張公所叙而益信則行實者亦先生之的穀乎視彼徒有言者運庭矣則凡行吾公之洪潤在人何者非善推先生之蘊而為之者耶而飲河固可以知源也雖然此自其源無可見特因河而見者言之耳若其源之能為碧澗清漣

澄湖大瀦天下之大觀具則雖不
待河而源固有足自見者存矣以
先生之行實遺言及葬而為行吾
公之所能為皆其所自為者也則
其足自見者全矣又豈專有所待
而後見耶而所待者顧不有所待
耶抑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余
不文甚矣然幸得附一言於茲集
蓋其好也又安記其遠不遠也故
不辭為之言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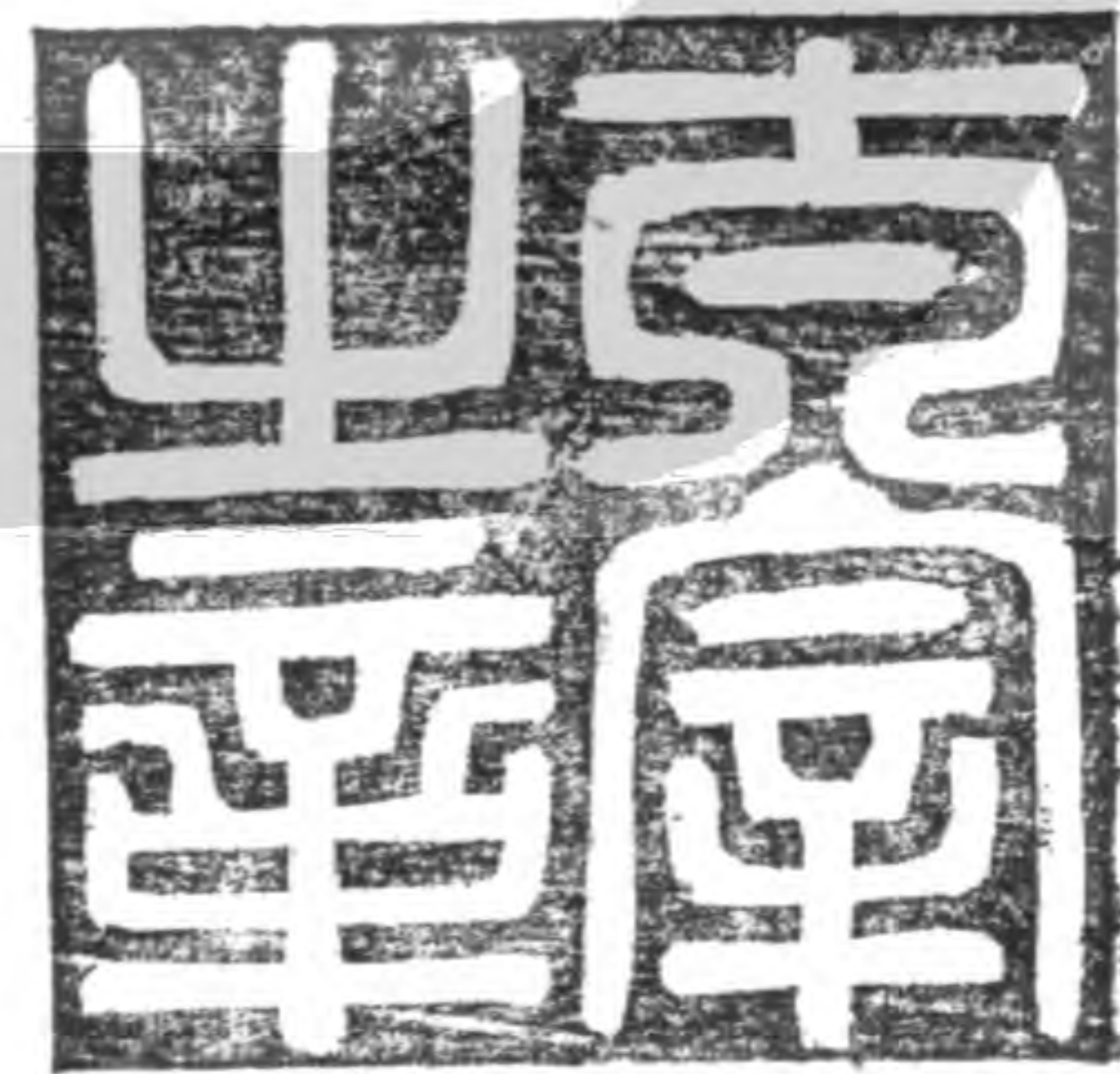
萬曆丙申夏杪之初伏日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

書前吏部左右侍郎兩京都察院
左右副都御史奉

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奉新見麓蔡

國珍撰



趙梅峰先生遺稿序

昔者孔顏授受在於克己復禮而
學庸下手一重慎獨此聖學淵源
可考而知也秦漢而降學脈寢微
至於宋室名儒輩出闡發聖真厥
旨不異蓋雖聞道有蚤暮分量有

大小而皆本於身體力行深造自得之學故其人品光明磊落並如泰山北斗之可仰而其言論平正切實有如布帛菽粟之不厭世以澹洛關閩上接洙泗非苟然矣我明先正自河汾以前確遵舊軌其後江門姚江各以所得提醒人心不無補偏救弊之說然大端大本要質諸孔氏而不悖迺近世言學者可異焉崇妙悟而忽真修喜超脫而病拘檢以無善無惡為宗以圓通廣大自命甚則謂無已可克

有言即塵出空入玄一唱百和此
學之一變也余不量思挽其狂瀾
而莫之及因門人宛陵趙生選得
乃祖梅峰先生遺稿讀之悚然神
動怡然心愜蓋先生之學粹乎一
出於正將踵濂洛關閩諸賢芳躅
而闖孔氏之門墻者也錄中所言
克己慎獨功夫最為詳切有味其
平生立身剛正介特有不移不淫
不屈之意而訓子刑家凜然一儒
者矩矱此何可以潛德未見而輕
視之乃其言曰心之有善如石之

有火觸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鏡
之有塵拂之即明此尤善言心者
也足與孟氏性善之旨千古相發
明矣又曰道莫大於經常言而經
常言之大者也行而經常行之大
者也今之人獨不然其取士也言
人之所不吝言行人之所不必行
則取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經常之道皆在所忽畧其為士
也亦翕然而惟高異是趨孰有肯
聞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道者乎
嗟乎玩庸德庸言而索隱行怪孔

子當時已憂之無惑乎晚近世之
迷而不悟也此先生之所以重為
感歎者也先生冢君行吾方伯知
子選在余門又知余有契於先生
之學特遺書屬之以序余竊惟先
生言行具可考鏡其人品風格當
與胡敬齋陳布衣二先生相為伯
仲有著與未著耳今方伯公父子
方且砥礪儒者之行衍先生之學
於無窮其傳將益遠雖然著不著
遠不遠奚足為先生重輕第令士
知正學而修實行則於世道人心

補益不淺余日望之

萬曆丙申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

侍郎前大理寺卿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德清敬菴許孚遠序



趙梅峰先生語錄序

趙方伯行吾昔為辰州予為潮州

共入

覲待計銓部見篋之面矣未見其心

也此方伯右丞豫章予家在字下

登十三郡於春臺媚於神而和於

民蹶桃李之蹊矣未飫其實也予
待罪黔中方伯來為左丞朝議政
夕談學洞見其心口飫其實則自
惟曰得之父兄師友者深乎比方
伯以封比部公梅峰先生語錄見
示予卒業嘆曰方伯之心如其面
而實以成蹊也以庭誥在也夫今
之談學者曰悟曰脩人人口之矣
顧非類然兩物也不佞章嘗有言
曰知止是悟敬止是脩知而不敬
不名真悟敬而不知不名真脩非
意之也孔孟言之矣孔子曰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子
曰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知根于為悟
不離脩由必貴知脩不離悟特其
中有由悟入而益脩以全其悟是自
明誠者有由脩入而後悟以証吾
脩是自誠明者誠則明明則誠原
非有二也自鶩湖辨論以來遂謂
陸子靜主悟朱元晦主修世豈有
不脩之子靜不悟之元晦哉夢寐
即白晝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陸
猶朱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

養轉深沉朱猶陸也而世之人岐
悟與脩并岐陸與朱也予讀先生
語錄論克己一章曰心之有善如
石之火觸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
鏡之塵拂之即明故惟主善則自
然克己其脩嚴矣又曰為善者必
悟善為吾性固有而後為之斯誠
又曰知內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
皆可與克己其悟徹矣而序先生
者或謂其味程朱薛之學在善人
有恒之間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
齋陳布衣相伯仲似若歎然於先

生之悟而左袒於先生之脩者或
猶未盡知先生也夫學不悟則已
悟則必脩不脩則已脩則必悟以
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傳乎子孫
者也若夫合三木為一應乎心動
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其不可
傳者不出可傳之中而可傳者自
寓不可傳之妙總之一輪也非二
物也予暇以語方伯方伯曰家大
人即未嘗以語健意亦若此其言
曰心有所得不筆之書或有時忘
一記於書時時目之亦有溫故知

新之妙總之皆糟粕也家大人豈
以脩廢悟邪嗟乎先生往矣其言
具在予與方伯當共勉焉無負負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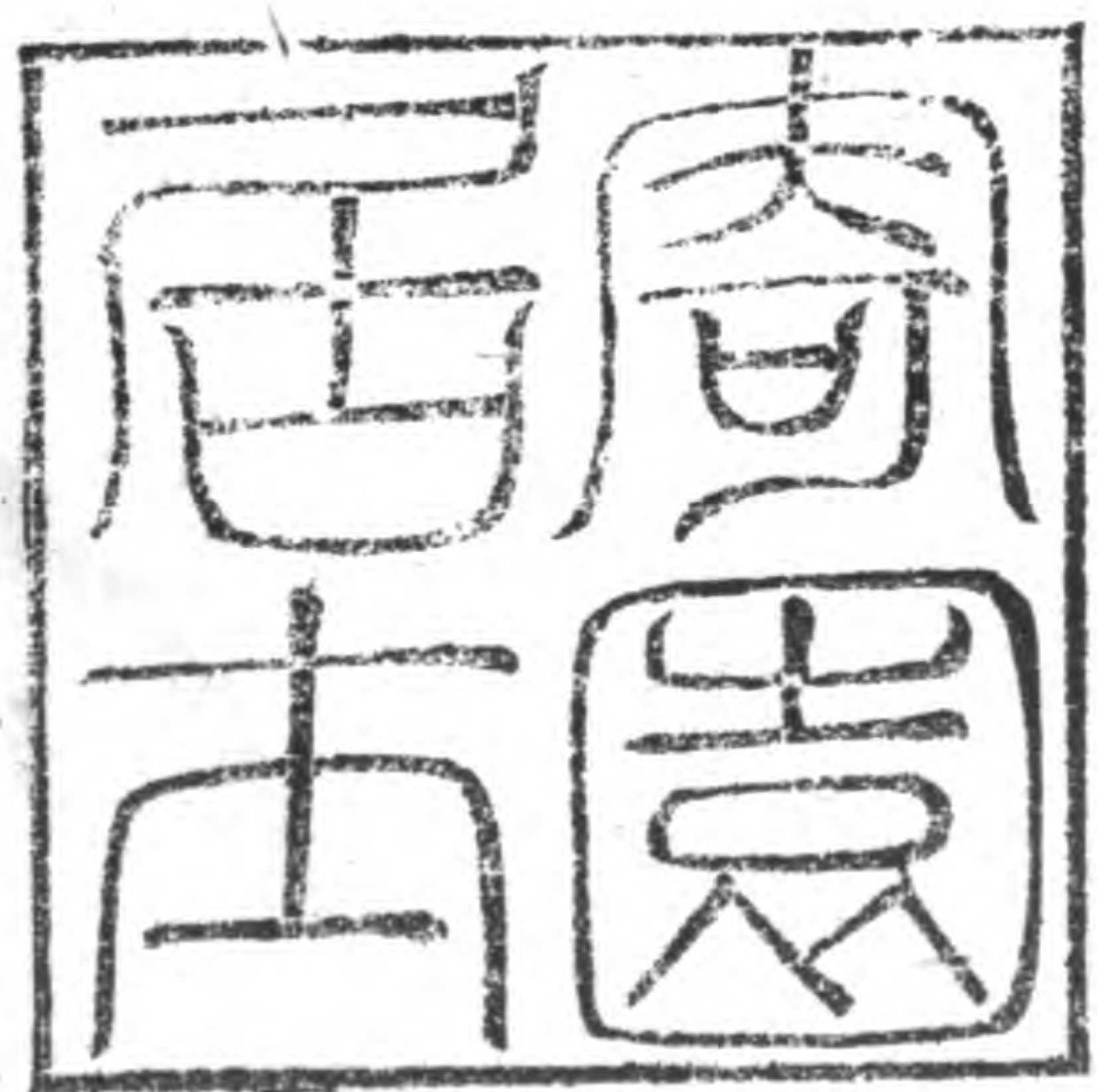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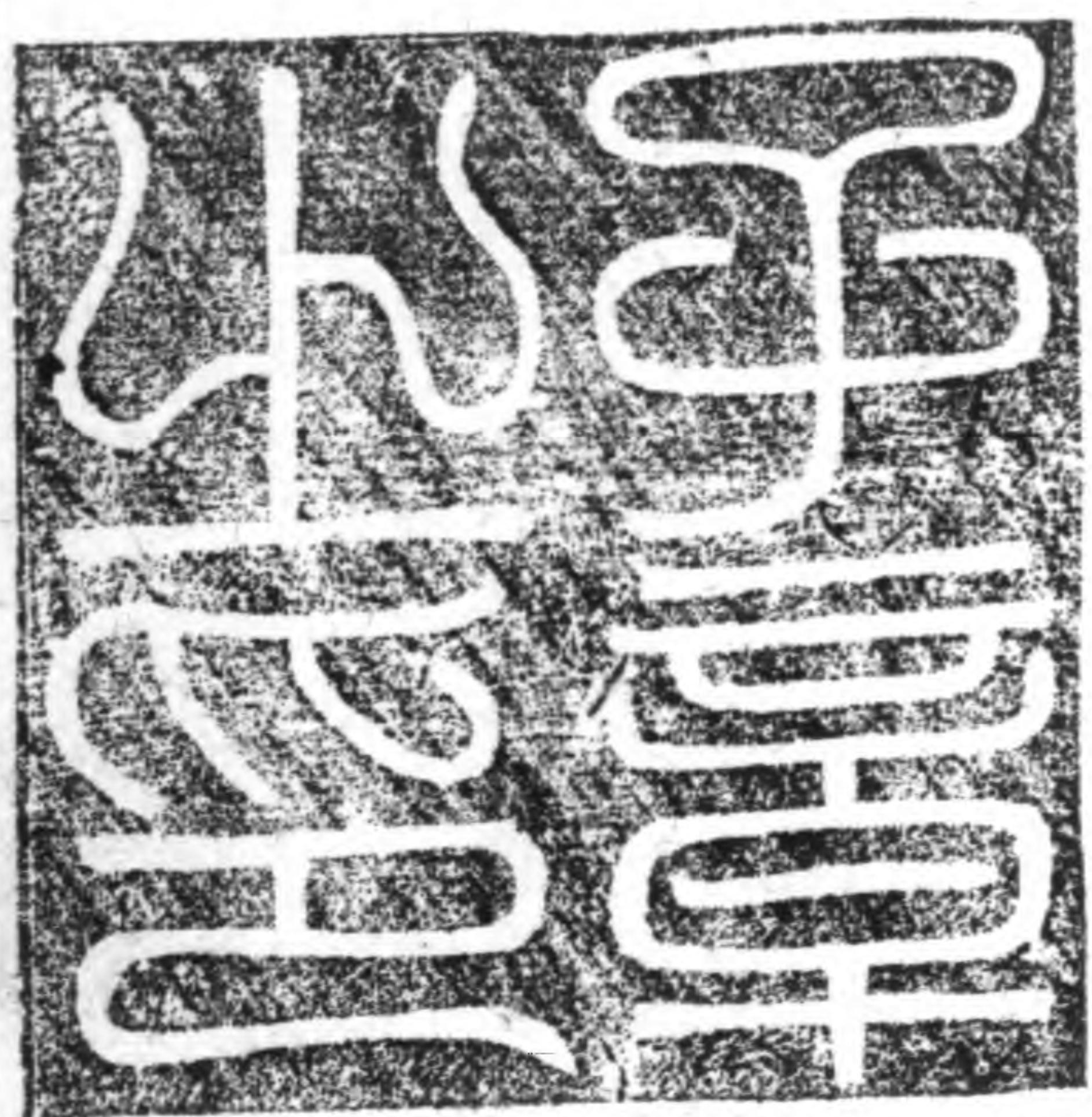
萬曆壬寅六月六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東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年家生泰和

郭子章頓首撰



趙梅峰先生語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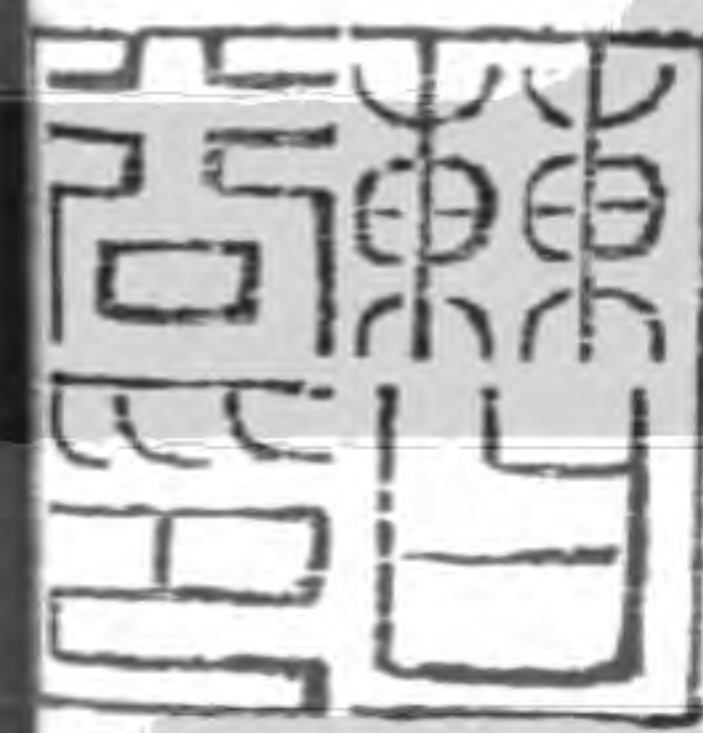
夫性命之學不關齒牙而有得於性命者
齒牙間津口自不能已譬諸源頭活水涓
涓而來江河在地也嘗憶紫陽新建燈
燈相傳無二根宗龍袞其膚者各樹旗鼓
曹置喙無問紫陽未許新建亦復云何信

乎以齒牙鬪捷者未善也余今涇以來每見
訥言行吾先生古貌古心衣冠言動若有
所本因造而請學先生且偕余遊水西
就雲山魚鳥而指點焉次第出其先
翁梅峰語錄一帙眎余展玩久之語語
親切如數家珍始知登壇執耳者未必
如閉門造中余生也晚媿未能親炙
梅峰猶幸見先生得受茲錄束我浮游
未斂之習氣破我支離不根之聽聞而
歸之真實也水西林蠻幽絕稱南國
勝地自龍溪近溪諸公時集講究涇
之士子迄今斌々如也其亦人取是

而刮腸滌胃朝夕熟誦之否先生清
白衣德言恬養東山可以為儀余為
之執鞭有日矣烏容當吾世而不附一
言

萬曆四十六年嘉平月朔旦通家晚生

曹谷謨



趙梅峰先生遺稿序

涇蓋有趙梅峰先生云先生以嗣

君方岳公貴再晉封秩比二千石

至顯燦矣顧鄉之人猶襲稱曰先

生先生也則德重哉在昔萬石

君廩廩躬行諸郎遠肖然第醇謹

足多爾未聞道也先生之顯精乎
道術蓋天性然以六經為圃以鄒魯
為侯以濂洛諸君子為嚆矢口所
誦習如其心足所履蹈如其習童而
壯壯而老三渝念也則所云不愧衾
不愧影者斯實幾烏嗣君偕其仲
舉對公車既復登上第列屏藩人
皆艷異之先生碩履若素也者閑
門著述環堵充然嗣君夙夜二人務
兢兢於甘澗先生竟不一就官邛
逮於

殊恩載錫韋布自如邑大夫干旄時

過輒辭里中兒嚴事之亡敢以私
請者即因緣肺附繆有所屬既望
見之未嘗不泚而退也用能穀詒賢
胤蔚鬯厥施五歲為郎八年守罷
爰領方州以迄於今日所至以特檄
聳露冕褰帷易春四國碑同峴首

而詠切東人辟之河潤歆則思源
則先生之明德遠矣語曰可以為
衆父不可以為衆父父先生其衆
父父邪先生冢孫選為余倩故
余辱交於嗣君最暱而知先生獨
稔先生春秋九十高始化歿之日士

罷業隣罷春而塵為罷市也嗣君
犇自漢中念亡所寄其永慕亦唯是
一二手澤是存則稍稍哀而授之
殺青既竣事械一帙西昌曰試為序
之以告我後人也嗟嗙嗙節好脩
而湮滅不傳者多矣責在嗣服乎
先生績行通神明而復得方岳公
為之後殆天道所為常與善人者
於臧文仲死而其言立今先生之言
立矣余且附不朽韋甚抑蔡中郎
生平獨郭有道一碑為無愧余又
重有感于斯文也

萬曆丙申春王正月下瀚日眷晚
生張應泰頓首拜書



趙梅峯先生語錄一卷

宛涇梅峯趙仲全筆記

不孝男健彙輯
門侄士登校

心有所得不筆之於書或有時而忘一記於書時常
目之又有溫故知新之妙總之皆糟粕也姑筆之
云耳

理氣可言隱顯不可言有無可言聚為有象散入無
形不可言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無形者特無形象
耳仍有理氣在如人物死草木枯氣魂升於太虛

言金 卷一
形魄化為土灰何嘗盡無無則并理氣而無之矣
此所以不可言無有象者其理即隱於象中故不
可以言有若言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亦不可無理
氣安得化生而有有理氣安盡滅息而無
言性則氣在其中言氣則理在其中理是氣之性氣
是理之形形性原是一物安得謂理先於氣但言
理氣則先理而後氣以理為氣之主宰故也如有
天即有天之性有地即有地之性有人即有人之
性鳥有一鳥有先後

神者理氣之精靈化者理氣之才能神屬理而運氣
化屬氣而達神神以運化化之機也化以達神神
之顯也神者化之隱微化者神之發見神則易知
無在而無乎不在化以簡能無為而無乎不為
神化無物不有無時不在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
者太極之神化也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天地之
神化也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人之神化也能生
成牝牡而無窮者萬物之神化也合而言之皆太
極之神化也

張子言心統性情誠哉是言也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子思言中和朱子言虛靈皆性情之謂其實一物而已性能包括天地古今萬理無不具情則隨感而通性中一端之發見也

人心一血氣軀耳其中神明識藏得許多事物道理天地大物也其中造化許多物類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或久或暫或大或小孰使之然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

火無所不入無所不化而不可留水有所入有所不入能化柔而不能化剛留之則留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

理者數之統躰數者理之散殊理易知而難究數難窮而易盡

學者所以不能入道只為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理欲大小之分如見得則必不徇欲以滅理便能入道

言錄 卷一
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為哉蓋欲我體天之心贊天之化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知天之所以生人知人之所以成性知性之所以有道則必以斯道為已任以斯道為已任則必以道御情以道制欲而邪慝不作矣此之謂真知

李者必立志然後能体道苟一念放弛舊私舊習又竊發矣當時時惺惺提省此志須臾無忘然後可以入道

學至於知禮義者孰不知道之當躰至於真体道時便牽於欲紐於習遂擺脫不開還是如舊此只為欲習纏縛了若奮然振發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何難之有此李道者所以貴勇

一持敬便妨多少放逸邪僻求道者能持敬便是真做工夫此敬也無小大無隱顯無久暫無時不在苟一念間斷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可不慎哉

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武之以敬勝怠孔子曰脩己以敬又曰

敬以直內程子內主於敬橫渠以禮為先朱子居敬為本古之聖賢何一人能離此敬哉先正曰敬也者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二程學以誠為本得周子之心法

誠敬一也程子曰誠然後能敬未能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伊川曰明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

程子教人格物致知為進學之門誠意正心為入德

之方

敬義不可斯須去身敬則持身有根本義則處事有

權衡由是德日新道日充而聖域無難入矣

劉子翬語朱子以易之道不遠復朱子佩服終身

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理會以後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朱子工夫皆就裏面躡認

莫謂愿憲克伐怨欲不行為輕此雖未至於純是亦

為仁的工夫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

君子主敬有四要慎獨慎言慎行慎交四慎得而敬

過半矣

妨非莫如執禮執禮莫如主敬主敬莫如窮理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

學敬只在循天理

人能於非理的念頭即止之而不行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孔子告顏子以四勿正此心也

已私之害不待著於行也但私念一動遂戕心德甚哉念之不可不慎也

君子愛善如其飴畏不善如吐醜遠刑如遠虎遠利

如遠脂

慎言謹獨無責妄人無論惡人是君子切要工夫

克己無別法主於善則已自克主於善者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故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又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程子曰內重而見外之輕

心無二用惟敬則惰慢邪慝自消

窮理則心明居敬則心靜心明而靜何動不減

見大者超俗心公者愛人

夫子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程言主敬窮理只為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往非敬無往非義

為善以求名者其善皆偽為善以盡性者其善斯誠自稱已善者實無善自稱已過者實無過

專治已而不責人者已必成惟務實而不務名者名必立

克已只在一念初動時即克之為甚易苟縱其動於氣躰則克之甚難矣然所謂克者以理勝之也非

徒制止之之謂也

聖人無意故自無必無固無我所以一私不累天理渾然若常人有不善者只是起於意遂流於固我顏子不遠復統覺有意即克去之何至有必固我之時自顏子以下或意必而悔者亦難或固我而悔者尤難此所以不可入聖

人心私欲不但貪嗜声色臭味富貴功名亢喜怒哀樂視听言動不得其正者皆是

心無主者為善泛而無要其弊必暫而不常主於一

端者狹而不全其弊必窒而不通是以心貴有主
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人之縱欲不返者只因心逐了欲去若心主於善欲
自不萌矣何畏欲之難勝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也

天子教人先攻其病方能入善如子路問君子則告
以脩己以敬司馬牛問君子則告以不憂不懼子
貢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皆各因其病也信夫
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孝者之孝萬殊而一本

學者苟知向道即宜執禮蓋一執禮自然防閑許多
非僻之私而孝斯可進道斯可造矣

聖人教人只是為仁以仁統四德能仁則禮義智在
其中矣但學者為仁各有根器淺深各有氣習病
痛如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主敬行
恕是就其淺深處進之司馬牛則告以認言子貢
則告以事賢友仁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子張則告以恭寬信敏惠是就其病痛處藥
之今為仁者亦先自反其有何氣習是何根器克

其德攻其病何仁之不可為

賢者之心天理未純不能從心不踰故其應酬必事
事物物上去思勉而後得此由萬殊而求一本進
德之事也聖人之心天理純全無一毫駁雜天理
流行無一息間斷總之一而已故其應事接物之
際若大若小無終無始一以貫之以一本而應萬
殊成德之事也

書曰惟精惟一周子曰聖孝一為要程子曰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此是孝者勉強持守功夫夫子吾道
一以貫之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主一熟則一
貫通矣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發於夫子非始於夫子
也伏羲畫竒偶以象陰陽則必有所以為陰陽者
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堯舜曰惟精惟
一伊尹曰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一者在造化為
太極在人心為至誠不二之實理夫子神會此一
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告哀公曰所以行之
者一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正悟此一者也世儒

訓註而曰一理一本一致一心支離甚矣

心貴有所主心主於理則氣自聽命欲何自而生
真知善為已有篤志而力行者則外物不能動矣
或謂克己甚難只是志不立且如仙家志在長生遂
能却欲安有志篤道義而欲得搖之乎欲搖之者
必其志未篤者也

詩曰思無邪邪是克己工夫學者克己必先思主善主
善則無邪無邪則自能黜欲

獨知之地一有喜怒哀樂及於外者皆是將迎之私

惟喜其得道憂其失道者此正慎獨之功

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予以為不可蓋以理勝欲
久之自然忘欲此忘方好若着意忘之即是強制
欲根未去有時竊發矣何能忘惟主善則欲自退
聽故明道曰坐忘即坐馳有忘之心即思也伊川
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於己私一念動發時纔知之即遏絕之是謂無
心之過若猶縱而行之私雖小亦是有心為惡仁
本天理渾然流行無間一念之過即間斷矣况有

心為惡尚為仁乎縱能改之亦是頻復之吝

主靜之學不可用心去收放心惟以天理存心心自然靜矣若一心虞放又一心去收何等擾亂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故君子慎獨之功不但暗室屋漏閑居隱微人所不聞不見能致其慎已也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無所不慎斯謂之慎獨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夢孤弱而心不肯欺夢侮毀而心不忿怒夢富貴而心不喜幸夢貧賤而心不怨尤夢患難而心不震懼斯可謂能慎獨也及其至則并富貴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故曰至人無夢慎獨之至也

人幽獨萌不善之念獨覺之而獨羞者可以無惡矣人於幽居之地每欺天而為不善之事及至顯設又畏人知噫天人一也天之大于人甚矣既知畏人曷不畏天既畏天自無畏人之事矣

薛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此誠得慎獨之法於睡亦謹則無所不謹矣孔子寢不尸可見

予自壯年雖盛暑獨寢耻自見其赤體必援衾蓋之

此亦自然羞惡之心見於寢處者也即此一端其餘可自勉矣

趙抃事必告天亦足為正心之一助然能行於告之所及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不若告吾心之天雖造次顛沛不離於正

陸子靜夢寐即白晝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誠可謂慎獨之至

君子畏小兒如長者敬妻子如嚴師事君上如父母愛奴僕如兒女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特書之以

自警

大學言致知為夢覺閑誠意為人鬼閑齊家為物我閑愚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方能過夢覺閑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方能過人鬼閑必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故方能過物我閑

一在善則惡念即息一主敬則怠念即息善以存性敬以防非存存不已惺惺不昧天理純矣

體道不可求人知一求人知便不是道道率吾性何必人知

人之神即心人之化即事神属天一覺即動而無息
化属地萬變實靜而有常

人欲克己不若心主於善心一主善自然理能勝欲
而已私不生間或一生亦易克之若心不主善而
每事克之則克得此一件他又來了今日克
得明日又來了如何克得盡故曰惟主善則自然
克己

心之有善如石之有火觸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鏡
之有塵拂之則明蓋善本有不善本無也

為善者必悟得善為吾性固有而後為之斯誠不則
非有所畏必有所利也

知內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皆可與克己矣

聞夫子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語則克己復禮不可
不勇矣

循理則進於聖賢縱欲則入於禽獸可不畏哉

人能好學為善則與聖賢同歸如狗声色臭味富貴
利達則與草木同腐禽獸同行而已可不畏哉

人情常食膏粱則愈慕膏粱久不食之則不知膏粱

之為美矣常近女色則愈慕女色久不近之則不知女色之為快矣故君子知欲不可縱愈縱則愈熾惟克已而久焉自然不知欲之為樂

程子曰心有所主則能不動矣此聖賢實做工夫根本法則也且如今人為一小藝必須心主於此藝方纔得精若心無主則做東做西其藝廢矣為學者若心無所主則或得或失東來西去何有定時如何入道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守定而不易猶不可進道者未之有也然則何所主書曰主善程

子曰主敬孔子曰主忠信周子曰主靜皆一理也故書曰人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克一者敬也

或問靜時此必似有得處至臨事應變時或又錯了何如荅曰只是此心無主其得亦非真得故方其得時即是失之根若是真得則貫動靜合始終那有差錯的時節

聖人之學以敬為要者何哉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一敬既立則內而志意精明而非僻慢易之

言金
心不生外而防閑縝密而非僻惰慢之私不作心
身事業皆得其理此所以為聖學成始成終之道
也

程子曰居敬窮理薛敬軒曰居敬有力則窮理益精
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胡敬齋曰涵養既至則天
理自明窮理既精則本心愈安又曰敬則心地嚴
肅精神自重理易明又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
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又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
以立其本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問存
養在致知前致知後乎胡子曰未知之前非存養
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
後非存養則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所知
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
以守又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問存
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
行也觀諸儒所言可以知聖學之功矣

程朱言學居敬窮理反躬克己誠得其全者也自程
朱以下言學者各據所見未免有一偏之弊予嘗

會通而為之說曰志道居敬以立根本格物窮理
以致良知集義養氣以畱實踐勿忘勿助以俟化
機

象山陽明礙了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故以誠
意為要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自予觀之大
學之道其綱曰明明德其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看來明明德即子思所謂尊德性也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即子思所謂道問學也致廣大四句皆
道問學事也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格致誠正乃
明明德之目聖賢之言自並行而不悖後人執此
遺彼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

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
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子靜答曰是王陽明答
徐愛曰知行原是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
工夫此二說若不同而實是一致子靜之意就學
者用功言不能無先後陽明之意就知行本躰言
原是合一二先生之言互相發明大抵天下無二
理豈惟知行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若岐而二則

人便有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者矣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使人知合一之功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此心好生之德故人能好生斯可謂之人不好生者已無生道又何以謂之人

識見既超凡庸則所行即莫與凡庸同不則還是無識與凡庸一般

甚矣過之難寡也予嘗以晝之過言過行至夜睡間悔之不已至於卧不安寢及至明日又不免無心失然後知顏子學為不遠之復真為上智之資

君子學與教只是天理盡之矣天理者何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順君禮臣忠與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數者有一毫不盡是無天理也盡之而或欺偽是無天理也

人說心難制心實不難制心雖出入無常然實虛靈明覺欲念一萌輒以理自喻則念即自止念止則百骸四體俱不敢亂動此之謂以理勝氣

王不遇砥礪不可以成器人不遇困窮剝辱不可以成德

無耻則不立志學要立志則用心用心則業精業精則事成

興於詩即志於道立於禮即據於德依於仁成於樂即游於藝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即興詩志道也三十而立即立禮據德也不感知命依仁也耳順不踰矩即游藝成樂也聖學一而已豈有二哉

興於詩入門也而望見之立於禮升堂也而實踐之成於樂入室也而安處之興於詩不難立於禮為難立於禮不難成於樂為難三者又必以居故為本

知心為內為大為貴則不可以外害內小害大賤害貴
人心之德動於仁彰於禮正於義藏於智君子之學明於智發於仁立於禮成於義

君子之養心也致知以明之主敬以持之無欲以養之隨宜以通之思誠以實之由五性之用復五性

之躰而本心在是矣

仁之過者必姑息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義之過者必慘刻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禮之過者必足恭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智之過者必伺察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信之過者必固執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

凡義利之辨要極精微如已之所當取當受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取必受是亦利矣如已之所當辭當予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辭必予此則無害於義矣然亦未免執着惟聖人則物來順應

仁以愛之義以惡之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蓋仁有餘而義不足其失姑息義有餘而仁不足其失殘忍然則仁之太過即義之不及仁之不及即義之太過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不幸而失中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知天之所以生物知心之所以愛物則為仁之功不容已矣

聖人之心至明無不照至公無不容如天地日月然

如仰尼之道大矣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若皆不足取者而且汲汲焉於管仲則與其仁於晏平仲則與其敬於甯武子則與其愚於史魚則與其直於虞人則與其志勇於蘧伯玉則與其君子於子產則與其有君子之道夫豈已之不足而有慕於人哉其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之公心自有不容已耳此聖人所以為大也

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若堯舜自視之心則必求博濟而後已此孔子徹環天下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教人者不必立異學道者亦不必立異即眾人之所固有而常言者以發明之道即在是而人亦易知矣今天下無賢愚貴賤莫不知有天理或言之曰有天理則欣然喜或言之曰沒天理則拂然怒何者天理人心所同有而人心所易知易能者也感之即通道之即從以此為教何教不行以此為學可學不成蓋理者天之所以為天也出於天謂之

命賦於人謂之心存諸心謂之性感於性謂之情
行諸日用謂之道躰諸身謂之事達諸治謂之法
制造化者天理之闢闔鬼神者天理之神化良知
者天理之萌動良能者天理之運用誠者天理之
充塞敬者天理之恂慄仁者天理之純義者天理
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樂者天理之和知者天理之
辨信者天理之實聖之所以聖不過盡天理而已
故隨處躰認天理者立教之本入道之要也

語錄一卷終

佛